

魏书目录

魏书卷一	帝纪第一	(1)
魏书卷二	帝纪第二	(7)
魏书卷三	帝纪第三	(17)
魏书卷四	帝纪第四	(23)
魏书卷五	帝纪第五	(38)
魏书卷六	帝纪第六	(43)
魏书卷七	帝纪第七	(46)
魏书卷八	帝纪第八	(65)
魏书卷九	帝纪第九	(75)
魏书卷十	帝纪第十	(86)
魏书卷十一	帝纪第十一	(92)
魏书卷十二	帝纪第十二	(100)
魏书卷十三	列传第一	(107)
魏书卷十四	列传第二	(114)
魏书卷十五	列传第三	(122)
魏书卷十六	列传第四	(128)
魏书卷十七	列传第五	(136)
魏书卷十八	列传第六	(137)
魏书卷十九	列传第七	(144)
魏书卷二十	列传第八	(173)
魏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九	(175)
魏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	(194)
魏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一	(197)
魏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二	(200)
魏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三	(212)
魏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214)
魏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五	(218)
魏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十六	(225)
魏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十七	(230)
魏书卷三十	列传第十八	(234)
魏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十九	(243)
魏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	(248)
魏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	(255)
魏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263)
魏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266)
魏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275)

魏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五	(283)
魏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287)
魏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293)
魏书卷四十	列传第二十八	(299)
魏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306)
魏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	(313)
魏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一	(319)
魏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329)
魏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336)
魏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四	(345)
魏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349)
魏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357)
魏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367)
魏书卷五十	列传第三十八	(371)
魏书卷五十一	列传第三十九	(377)
魏书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	(383)
魏书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一	(391)
魏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二	(400)
魏书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三	(407)
魏书卷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四	(415)
魏书卷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五	(423)
魏书卷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六	(430)
魏书卷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七	(440)
魏书卷六十	列传第四十八	(449)
魏书卷六十一	列传第四十九	(457)
魏书卷六十二	列传第五十	(466)
魏书卷六十三	列传第五十一	(475)
魏书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二	(479)
魏书卷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三	(485)
魏书卷六十六	列传第五十四	(495)
魏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十五	(504)
魏书卷六十八	列传第五十六	(512)
魏书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七	(518)
魏书卷七十	列传第五十八	(526)
魏书卷七十一	列传第五十九	(531)
魏书卷七十二	列传第六十	(544)
魏书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一	(553)
魏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二	(558)
魏书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三	(564)
魏书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十四	(570)

魏书卷七十七	列传第六十五	(573)
魏书卷七十八	列传第六十六	(585)
魏书卷七十九	列传第六十七	(594)
魏书卷八十	列传第六十八	(601)
魏书卷八十一	列传第六十九	(608)
魏书卷八十二	列传第七十	(610)
魏书卷八十三	列传第七十一	(615)
魏书卷八十四	列传第七十二	(624)
魏书卷八十五	列传第七十三	(634)
魏书卷八十六	列传第七十四	(637)
魏书卷八十七	列传第七十五	(639)
魏书卷八十八	列传第七十六	(642)
魏书卷八十九	列传第七十七	(648)
魏书卷九十	列传第七十八	(652)
魏书卷九十一	列传第七十九	(656)
魏书卷九十二	列传第八十	(665)
魏书卷九十三	列传第八十一	(668)
魏书卷九十四	列传第八十二	(677)
魏书卷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686)
魏书卷九十六	列传第八十四	(704)
魏书卷九十七	列传第八十五	(713)
魏书卷九十八	列传第八十六	(728)
魏书卷九十九	列传第八十七	(739)
魏书卷一百	列传第八十八	(746)
魏书卷一百一	列传第八十九	(750)
魏书卷一百二	列传第九十	(760)
魏书卷一百三	列传第九十一	(768)
魏书卷一百四	列传第九十二	(778)

魏书卷一

帝纪第一

序纪第一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戠，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粥、獫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

节皇帝讳猗立，崩。庄皇帝讳观立，崩。

明皇帝讳楼立，崩。

安皇帝讳越立，崩。

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厭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景皇帝讳利立，崩。

元皇帝讳侯立，崩。

和皇帝讳肆立，崩。

定皇帝讳机立，崩。

僖皇帝讳盖立，崩。

威皇帝讳僧立，崩。

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圣武帝讳诤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赞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获见輶辇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诤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帝崩。

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生而英睿。

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奚宾。始祖有雄杰之

度，时人莫测。后与奚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奚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久之，奚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奚犹思报恩，固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奚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

二十九年，奚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三十九年，迁子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惧。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羯、胡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

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

文皇帝讳沙陁汗，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奚之冠。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始祖与邻国交接，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而遐迹归仰。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

四十八年，帝至自晋。

五十六年，帝复如晋；其年冬，还国。晋遣帝赐、貂、纈、采、绵、绢、诸物，咸出丰厚，牛车百乘。行达并州，晋征北将军卫瑾。以帝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乃密启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行失信，不许。瑾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入，令致间隙，使相危害。晋帝从之，遂留帝。于是国之执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瑾货。

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采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家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其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子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既而，始祖甚悔之。帝身长八尺，英姿瑰伟，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后乃追谥焉。

其年，始祖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瑾之货，故欲沮遏诸部，因在庭中砺钺斧，诸大人问欲何为，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今欲尽收诸大人长于杀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寻崩。凡继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太祖即位，尊为始祖。

章皇帝讳悉鹿立，始祖之子也。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继国九年而崩。

平皇帝讳皁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七年，匈奴文部大人莫槐为其下所杀，更立莫槐弟普拔为大人。帝以女妻普拔子丘不勤。帝继国七年而崩。

思皇帝讳弗立，文帝之少子也。聪哲有大度，为诸父兄所重。政崇宽简，百姓怀服。继国一年而崩。

昭皇帝讳祿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濊源之西，东

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仑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庐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义安，财富畜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

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遂成前意焉。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斯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赴者二十万人。

三年，桓帝帝漠北巡，因西略诸国。

四年，东部未耐娄大人倍斤入居辽东。

五年，宇文莫廆之子逊昵延朝贡。帝嘉其诚款，以长女妻焉。

七年，桓帝至自西略，诸降附者二余国，凡积五岁，今始东迁。

十年，晋惠帝为成都王颖逼留在邺。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助之，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会惠帝迁洛，腾乃辞师。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

十一年，刘渊攻司马腾，腾复乞师。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慕容豚，渊南走蒲子。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

是岁，桓帝崩。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木。参合陂土无榆树，故世人异之，至今传记。帝统部凡十一年。后定襄侯卫操，树碑于大祁城，以颂功德。子普根代立。

十二年，宾人李雄，僭帝号于蜀，自称大成。

十三年，昭帝崩。徙何大单于慕容廆遣使朝贡。是岁，羯胡石勒与晋马牧帅汲桑反。

穆皇帝天安英特，勇略过人，昭帝崩后，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

元年，刘渊僭帝号，自称大汉。

三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众，西走度河，窜居朔方。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陝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陝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刘琨又遣使乞师救洛阳，帝遣步骑二万助之，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辞以洛中饥馑，师乃还。是年，刘渊死，子聪僭立。

四年，刘琨牙门将邢延掇新兴叛，招引刘聪。帝遣军讨之，聪退走。

五年，刘琨遣使乞师以讨刘聪、石勒。帝以琨忠义，矜而许之。会琨遣其子黎袞晋阳，害琨父母而据其城，琨来告难，帝大怒，遣长子六修、桓帝子普根，及卫雄、范班、逯济等为前锋，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黎惧，焚辎重，突围遁走。纵骑追之，斩其将刘儒、刘丰、简令、张平、邢延，伏尸数百里。琨来拜谢，帝以礼待之。琨固请进军，帝曰：“吾不早来，致

卿父母见害，诚以相愧。今卿已复州境，然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终举。贼奚可尽乎？”愤琨马牛羊各千余，车令百乘，又留劲锐戍之而还。

是年，晋雍州刺史贾疋、京兆太守阎鼎，以晋怀帝为刘聪所执，共立怀帝兄子秦王业为太子，于长安称行台。帝复戒严，与琨更克大举。命琨自列晋行台，部分诸军，帝将遣十万骑从西河崤谷南出，晋军从蒲坂东度，会于平阳，就食耿粟，迎复晋帝。事不果行。

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部，修故平城以为南部。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洹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

七年，帝复与刘琨约期，会于平阳。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讨琨之计，于是中止。

八年，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

九年，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遵南奔并州。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恒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是年，李雄遣使朝贡。

平文皇帝讳蒙律立，思帝之子也。姿质雄壮，甚有威略。

元年，岁在丁丑。

二年，刘虎据朔方，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虎单骑逃走。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刘聪死，子粲僭立，为其将靳准所杀，渊族子曜僭立。帝闻晋愍帝为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是年，司马睿称大位于江南。

三年，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帝斩其使以绝之。

四年，私署凉州刺史张茂遣使朝贡。

五年，晋司马睿遣使韩畅加崇爵服，帝绝之。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恒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天兴初，尊曰太祖。

惠皇帝讳贺傚立，恒帝之中子也。以五年为元年。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

二年，司马睿死，子绍僭立。

四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是年，张茂死，兄实子骧立，遣使朝贡。

五年，帝崩。是年，司马绍死，子衍僭立。

炆皇帝讳弋立，惠帝之弟也。以五年为元年。

三年，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米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陞北，不利，迁于大宁。时烈帝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葛头，拥护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葛头。宇文众败，帝迁大宁。

四年，石勒擒刘曜。

五年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

烈皇帝讳翳槐立，平文之长子也。以五年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

二年，石勒僭立，自称大赵王。

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慕容廆死，子元真代立。

六年，石虎废大雅，僭立。李雄死，兄子班立。雄子期，杀班自立。

七年，嵩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人，诸部大人复奉之。

炀皇帝复立，以七年为后元年。烈帝出居于鄯，石虎奉第宅、妓妾、奴婢、什物。

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

烈皇帝复立，以三年为后元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一年而崩。

昭成皇帝讳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临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诣鄯奉迎，与帝俱还。事在孤传。十一月，帝即位于繁峙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是岁，李雄从弟寿杀期僭立，自号曰汉。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灭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洹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语在《皇后传》。聘慕容元真妹为皇后。

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

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冬十月，刘虎寇西境。帝遣军逆讨，大破之，虎仅以身免。虎死，子务桓立，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十二月，慕容无真遣使朝贡，并荐其宗女。

五年夏五月，率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埽，武驰射，因以为常。八月，还云中。是年秋，司马飭死，弟岳僭立。

六年秋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是年，李寿死，子势僭立，遣使朝贡。

七年春二月，遣大人长孙秋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于境。夏六月，皇后至自和龙。秋七月，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婚，帝许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其年，司马岳死，子聃僭立。

八年，慕容元真遣使朝贡。是年，张骏私署假凉王。

九年，石虎遣使朝贡。是年，张骏死，子重华代立。

十年，遣使诣鄯观衅。是年，司马聃擒李势。张重华遣使朝贡。

十一年，慕容元真死，子俊代立。

十二年，西巡，至河而还。是年，石虎死，子世立。世兄遵，杀世自立。遵兄鉴，杀遵自立。

十三年，魏郡人冉闵，杀石鉴僭立。

十四年，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曰：“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

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帝乃止。是岁，苻健僭称大位，自号大秦。

十五年，慕容俊灭冉闵，僭尊号。

十六年，慕容俊遣使朝贡。是年，张重华死，子曜灵立。重华庶兄祚杀曜灵而自立，称凉公。

十七年，遣使于慕容俊。张作复称凉王，置百官，遣使朝贡。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是年，苻健死，子生僭立。羌姚襄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张瑾、宋混杀张祚，立重华少子玄靖，称凉王。

十九年春正月，刘务桓死，其弟闾头立，潜谋反叛。二月，帝西巡，因而临河，使人招喻，闾头从命。冬，慕容俊来求婚，许之。

二十年夏五月，慕容俊奉纳礼币。是年，苻坚杀苻生而僭立。姚襄为苻眉所杀。

二十一年，闾头部民多叛，惧而东走。渡河，半济而冰陷，后众尽归闾头兄子悉勿祈。初，闾头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尽遣归，欲其自相猜离，至是，悉勿祈夺其众。闾头穷而归命，帝待之如初。

二十二年春，帝东巡，至于桑乾川。三月，慕容俊遣使朝贡。夏四月，帝还云中。悉勿祈死，弟卫辰立。秋八月，卫辰遣子朝贡。

二十三年夏六月，皇后慕容氏崩。秋七月，卫辰来会葬，因而求婚，许之，是岁，慕容俊死，子暕立，遣使致聘。

二十四年春，卫辰遣使朝聘。是年，司马皓死，衍子千龄僭立。

二十五年，帝南巡，至君子津。冬十月，行幸代。十一月，慕容暕荐女备后宫。

二十六年冬十月，帝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是年，张重华弟天锡杀玄靖而自立。

二十七年春，车驾还云中。冬十一月，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数百万头。

二十八年春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帝讨之，卫辰惧而遁走。冬十二月，苻坚遣使朝贡。是岁，司马千龄死，弟弇僭立。

二十九年夏五月，遣燕风使苻坚。

三十年冬十月，帝征卫辰，时河冰未成，帝乃以苇绳约断，俄然冰合，犹未能坚，乃散苇子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众军利涉，出其不意，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

三十一年春，帝至西伐，班赏各有差。

三十二年正月，帝南幸君子津。冬十月，幸代。

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征高车，大破之。是年，苻坚擒慕容暕。

三十四年春，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献明皇帝谕实格之，伤肋。夏五月，薨，后追谥焉。秋七月，皇孙珪生，大赦。是年，司马奔臣桓温，废帝为海西公，立睿子昱。

三十五年，司马昱死，子昌明僭立。

三十六年夏五月，遣燕风使苻坚。

三十七年，帝征卫辰，卫辰南走。

三十八年，卫辰求援于苻坚。

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畜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太祖即位，尊曰高祖。

帝雅性宽厚，智勇仁恕。时国中少缙帛，代人许谦盗绢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谓燕风曰：“吾不忍视谦之面，卿勿泄言，谦或惭而自杀，为财辱士，非也。”帝掌击西部叛贼，流失中目。贼破之后，诸大臣执射者，各持椎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为其主，何罪也。”乃释之。

是岁，苻坚灭张天锡。

史臣曰：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只之心。有魏奄迹幽方，世居君长，淳化育民，与时无竞。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于晋室。灵心人事，未尝徒然。昭成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终于百六十载，光宅区中。其原因有由矣。

魏书卷二

帝纪第二

太祖纪第二

太祖道武皇帝，讳圭，昭成皇之嫡孙，献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徙，游于云泽，既而寝息，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肺腑天，欬然有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称庆，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体重倍于常儿，窃独奇怪。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广颡大耳，众咸异之。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风传》。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

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营梓宫，木梓尽生成林。帝虽冲幼，而巍然不群。库仁常谓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兴复洪业，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

七年，冬十月，苻坚败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仁弟春摄国部。

八年，慕容暕弟冲僭立。姚萇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慕容垂僭称燕王。

九年，库仁于显杀春而代之，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帝乃阴结旧臣长孙健、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其日，显果使人求帝，不及。语在《献明太后传》。是岁，鲜

卑乞伏国仁私署大单于。苻坚为姚萔所杀，子丕僭立。

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

夏四月，改称魏王。五月，车驾东幸陵石。获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诸将追之，帝曰：“侯辰等世修职役，虽有小愆，宜且忍气。当今草创，人情未一，愚近者固应越超，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帝使其孙倍斤代领落，是月，刘显弟脾泥率骑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来降。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太守。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子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恒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驾骑步骑以随同等。

冬十月，贺驷军未至而寇已前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会贺驷于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率河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

是岁，慕容垂僭称皇帝于中山，自号大燕。苻丕死，苻登自立于陇东。姚萔称皇帝于长安，自号大秦。慕容冲为部下所杀。慕容永僭立。

二年春正月，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二月，帝幸宁川。

夏五月，遣行人安同征兵于慕容垂，垂使于贺驷率众来会。六月，帝亲征刘显子马邑南，追至弥泽，大破之，显南奔慕容永，尽收其部落。

秋八月，帝至自伐显。

冬十月癸卯，幸濡源，遣外朝大人王建使于慕容垂。十一月，遂幸赤城。十有二月，巡松漠，还幸牛川。

三年春二月，帝东巡。

夏四月，幸东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

秋七月庚申，库莫部帅鸠集遣散，夜犯行宫。纵骑扑讨，尽杀之。其月，帝还赤城。八月使九原公元仪使于慕容垂。

冬十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十有二月辛卯，车驾西征，至女水，讨解如部，大破之，获男女杂畜十数万。

是岁，乞伏国仁死，弟乾归立，私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甲寅，袭高车诸部落，大破之。二月癸巳，至女水，讨叱突邻部，大破之。戊戌，贺染干兄弟率诸部来救，与大军相遇，逆击走之。

夏四月，行还赤城。五月，陈留公元虔使于慕容垂。

冬十月，垂遣使朝贡。

是岁，氐吕光自称三河王，遣使朝贡。

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慕容垂遣子贺麟率众来会。

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与贺麟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大破之。六月，还幸牛川。卫辰遣子直力鞬寇贺兰部，围之。贺讷等请降，告困。秋七月丙子，帝引兵救之，至羊山，直力鞬退走。

八月，还幸牛川。遣秦王觚使于慕容垂。九月壬申，讨叱奴部于囊曲河，大破之。

冬十月，迁云中，讨高车豆陟部于狼山，破之。十有一月，纥奚部大人库寒举部内属。十有二月，纥突邻大人屈地鞬举部内属。帝还次白漠。

六年春二月，幸纽垭川。三月，遣九原公元仪、陈留公元虔等西讨黠弗部，大破之。

夏四月，祠天。六月，慕容贺麟破贺讷于赤城。帝引兵救之，麟退走。

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还纽垭川。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马，帝绝之。乃遣使于慕容永，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其月，卫辰遣子直力鞬出柁杨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还纽垭川。于柁杨塞北，树碑记功。

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磧南山下，大破之，班赐从臣各有差。其东西二部主匹候跋及董纥提，斩别帅屈于。事具《蠕蠕传》。

十有一月戊辰，还幸纽垭川。戊寅，卫辰遣子直力鞬为寇南部。己卯，车驾出讨。壬午，大破直力鞬军于钱岐山南，获其器械輜重，牛羊二十余万。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江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奔遁。壬辰，诏诸将追之，擒直力鞬。十有二月，获卫辰尸，斩以徇，遂灭之。请在《卫辰传》。卫辰少子屈丐，亡奔薛干部。车驾次于盐池。自河已南，诸部悉平。簿其珍宝畜生，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率三千家降附，出居于马邑。

是岁，起河南宫。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盐池。宴宴群臣，观诸国贡使。北之美水。三月甲子，宴群臣于水滨，还幸河南宫。西部泣黎大人茂鲜叛走，遣南部大人长孙嵩追讨，大破之。

夏五月，班赐诸宫马牛羊各有差。

秋八月，行幸汉漠南，仍筑巡台。

冬十有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贡。

是岁，皇子嗣生。

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戾羊原，赴白楼。三月，车驾西征侯吕邻部。

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五月，还幸白楼。慕容垂讨慕容永于长子。六月，车驾北巡。永来告急，遣陈留公元虔、将军庾岳率骑五万东度河救之。破类拔部帅刘曜等，徙其部落。元虔等因屯秀容，慕容垂遂围长子。

秋七月，车驾临幸新坛。庚寅，宴群臣，仍讲武。先是，卫辰子屈丐奔薛干部，征之不送。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帅太悉佛于三城，会其先出击曹覆，帝乘虚屠其城，获太悉佛子珍宝，徙其民而还。太悉佛闻之，来赴不及，遂奔姚兴。九月，还幸河南宫。

是岁，姚弋死。

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橐杨塞外。

夏五月，田于河东。

秋七月，还幸河南宫。

冬十月，蠕蠕社崦等率部落西走。事具《蠕蠕传》。

是岁，姚弋子兴僧立，杀苻登。慕容垂灭水。

十年春正月，太悉佛自长安还岭北，上郡以西皆应之。

夏五月，幸盐池。六月，还幸河南宫。

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船收谷。帝遣右司马许谦征兵于姚兴。东平公元仪徙徙朔方。八月，帝亲泊兵于河南。九月，进师，临河筑台告津，连旌沿河东西千里有余。是时，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

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语在《宝传》。生擒其陈留王绍、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北地王世子钟葵、安定王世子羊儿以下文武吏数千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晃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班赏大臣将校各有差。十有二月，还幸云中之盛乐。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搜于定襄之虎山，因东幸善无北陂。三月，慕容垂来寇桑乾川。陈留公元虔先镇平城，时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击，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于上谷。子宝匿丧而还，至中山乃僭立。

夏六月癸酉，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宝庆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宝上谷太守慕容普邻，捐郡奔走。丁亥，皇太后贺氏崩。是月，慕容献明太后。

秋七月，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于是改元。八月庚寅，治兵于东郊。己亥，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路驿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塞幽州，围蓟。九月戊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命诸将引骑围胁，已而罢还。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大惧，将妻子弃城夜出，东遁，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己未，诏辅国将军奚牧略地晋川，获慕容宝丹阳王买得等于平陶城。

冬十月乙酉，车驾出井陘，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五万骑先驱启行。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唯中山、鄆、信都三城不下。别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仪五万骑南攻鄆，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戊午，进军中山，己未，引骑围之。帝谓诸将曰：“朕量宝不能出战，必当凭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则伤士，久守则费粮，不如先平鄆、信都，然后还取中山，于计为便。若移军远去，宝必散众求食民何，如此，则人心离阻，攻之易克。”诸将称善。丁卯，车驾幸鲁口城。

是岁，司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贡。吕光僭称天王，号大凉，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大猷群臣于鲁口。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麟寇博陵，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抄掠租运。是时信都未下，庚申，乃进军。壬戌，引骑围之。其夜，宝冀州刺史宝都王慕容风遣城奔走，归于中山。癸亥，宝辅国将军张骥、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已下举城降。宝闻帝幸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泽，屯呼沱水，遣弟贺麟寇杨城，杀常山守兵三百余人。宝悉出珍宝及宫人招募郡县，群盗无赖者多应之。

二月己巳，帝进幸杨城。丁丑，军于钜鹿之柏肆坞，临呼沱水。其夜，宝悉众犯营，燎及行宫，兵人骇散。帝惊起，不及衣冠，跳出击鼓。俄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帝设奇陈，列烽营外，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斩首万余级，擒其将军高长等四千余人。戊寅，宝走中山，获其器械辐重数十万计。宝尚书闵亮、秘书监崔暹、太常孙沂、殿中侍御史孟辅等并降。降者相属，赐拜职爵各有差。平原徐超聚众反于畔城，诏将军奚辱捕斩之。并州守将封真率其种族与徒何为逆，将攻刺史元延，延讨平之。

是时，柏肆之役，远近流言，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之，不克，死者数千。诏安远将军庚岳总万骑，讨讨叱奴根等，灭之。

三月己酉，车驾次于卢奴。宝遣使求和，请送元颺，割常山以西奉国，乞守中山以东，帝许之。已而宝背约。辛亥，车驾次中山，命诸将围之。是夜，宝弟贺麟将妻子出走西山。宝见贺麟走，恐先捷和龙，壬子夜，遂将其妻子及兄弟宗族千骑北遁。宝将李沈、王次多、张超、贾归等来降。遣将军长孙肥追之，至范阳，不及而还。城内共立慕容普邻为主。

夏四月，帝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郃围，徙屯钜鹿，积租杨城。普邻出步卒六千余人，伺间犯诸屯兵，诏将军长孙肥等轻骑挑之，帝以虎队五千横截其后，斩首五千，生虏七百人，有而遣之。

夏五月庚子，大赏功臣。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而大军迫之，欲降无路，及密招喻之。甲辰，曜兵扬威以示城内，命诸军罢围南徙以待其变。甲寅，以东平公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襄城公元颺，进封为王。

秋七月，普邻遣乌丸张骥率五千余人出城求食，寇常山之灵寿，杀害吏民。贺麟自丁零中入于骊军，因其众，复入中山，杀普邻而自立。帝还幸鲁口，遣将军长孙肥一千骑袭中山，入其郭而还。

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是时中山犹拒守，而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帝知其意，因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遣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袭中山，焚其禾粟，入郭而还。

九月，贺麟饥穷，率三万余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晃秦奏曰：“不吉。”帝曰：“其义云何？”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秦无以对。

冬十月丙寅，帝进军新市，贺麟退阻泝水，依渐洧洧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于义

台坞，大破之，斩首九千余级。贺麟单走西山，遂奔郢，慕容德杀之。甲申，其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其将张驥、李沈、慕容文等先来降，寻皆亡还，是日复获之，皆赦而不问。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班赐功臣及将士各有差。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题薨。丁亥，遣三万骑赴卫王仪，将以攻郢。

是岁，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大单于、西平王。

天兴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台，仅克郢，收其仓库。诏赏将士各有差。仪追德至于河，不及而还。庚子，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郢。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诏郡县赈恤之。帝至郢，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郢。车驾自郢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经州郡，复贳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钱关酋恒岭至代五百余里。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镇渤海之合口。右军将军尹国先督租于冀州，闻帝将还，谋反，欲袭信都，安南将军长孙嵩执送，斩之。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恒山之阳。博陵、渤海、章武群盗并起，略阳公元遣等讨平之。广川太守贺卢杀冀州刺史王辅，驱勒守兵，抄掠阳平、顿丘诸郡，遂南渡河，奔慕容德。

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峙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

三月，离石胡帅呼延觊、西河胡帅张崇等聚众数千人叛，诏安远将军庾岳讨之。渔阳群盗库偃官韬聚众反。诏中坚将军伊谓讨之。征左丞相、卫王仪还京师，诏略阳公遵代镇中山。

夏四月壬戌，进遣封常山王，南安公元顺进封毗陵王，征虏将军、历阳公穆崇为太尉，安南将军、钜鹿公长孙嵩为司徒。帝祠天于西郊，麾帟有加焉。广平太守、辽西公元意烈谋反，于郡赐死，原其妻子。鄜城屠各董莞、杏城卢水郁奴、河东蜀薛榆、氏师苻苒，各率其种内附。

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元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难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区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渔阳乌丸库偃官韬复聚众为寇。诏冠军将军王建讨平之。

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

九月，乌丸张骥子超，收亡命，聚众三千余家，掠渤海之南皮，自号征东大将军、乌丸王，抄掠诸郡。诏将军庾岳讨之。

冬十月，起天文殿。

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观、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懿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

闰月，左丞相、驃骑大将军、卫王仪及诸王公卿士，诣阙上书曰：“臣等闻宸极居中，则列宿齐其晷；帝王顺天，则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协二仪，道隆三五，仁风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大区，泽及昆虫，恩沾行苇，讴歌所属，八表归心，武威所及，如风靡草，万姓颺顺，咸思系命。而躬履谦虚，退身已已，宸仪未彰，充服未御，非所以允皇天之意，下副乐推之心。宜光崇圣烈，示轨宪于万世。臣等谨昧死以闻。”帝三让乃许之。

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偃进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乐用《皇始》之舞。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膳，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郡。

是岁，汗兰杀慕容宝而自立，宝子盛杀汗僧立。慕容德自称燕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乙丑，曲赦京师。始制三驾之法。庚午，车驾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车驾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鞍马水西北。

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驃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进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还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记功，班赐各有差。庚戌，征虏将军庾岳破张超于勃海。超走平原，为其党所杀。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

三月己未，车驾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是月，氐人李辩叛慕容德，求援于鄯行台尚书和跋，跋轻骑往应之，克滑台，收德宫人府藏；又破德桂林王镇及郎吏将士千余人。丙子，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讨库狄部帅叶亦干、宿连部帅奚羽泥于太浑川，破之，库狄勤支子咨干率其部落内附。真等进破侯莫陈部，获马牛羊十余万头，追殄遗进，入大峡谷。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赵郡，推群盗赵准为主，号使持节、征西大将军、冀青二州牧、钜鹿公，仇儒为准长史，聚众扇惑。诏中领军长孙肥讨平之。

夏四月，前清河太守傅世聚党千余家，自号抚军将军。五月癸亥，征虏将军庾岳讨破之。

秋七月，起天华殿。辛酉，大阅于鹿苑，餼赐各有差。陈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姚兴遣众围洛阳，司马德宗将辛恭靖请救。八月，遣太尉穆崇率骑六千往赴之。增启京师十二门。作西武库。除州郡民租赋之半。辛亥，诏礼官备撰众仪，著于新令。范

阳人卢溥，聚众海滨，称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杀幽州刺史封奢干。慕容盛辽西太守李朗，举郡内属。西河胡帅护诸于、丁零帅翟同、蜀帅韩登，并相率内附。

冬十月，太庙成，迁神元、平文、昭成、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十有二月甲午，慕容盛征虜将军、燕郡太守高湖，率户三千内属。辛亥，诏材官将军和突讨卢溥。天华殿成。

是岁，吕光立其子绍为天王，自称太上皇。光死，庶子纂杀绍僭立。秃发乌孤死，弟鹿孤代立，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戊午，和突破卢溥于辽西，生获溥及其于焕，传送京师，轘之。癸亥，有事于北郊。分命诸官循行州郡，观民风俗，察举不法。赐群臣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始耕籍田。壬寅，皇子聪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

夏四月，姚兴遣使朝贡。五月戊辰，诏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姚兴。己巳，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西幸马邑，观涇源。

秋七月壬子，车驾还宫。起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

十有一月，高车别帅敕力健，率九百余落内属。

十有二月乙未，诏曰：“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畔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灭，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丰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竟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畿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千年，流余庆于后世。夫然，故祸孽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懃哉戒之，可不慎欤！”

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篡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已而虚群下疑惑，心谤腹非，丙申复诏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意不起，奸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陵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逮事，阳德不暢，议发家陪，故衅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衰，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金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捨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节。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篲蒹家矣。故量已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竟；道之与德，神职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立；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来者诫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